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書畫文獻博物館

子心雕龍義疏

〔南朝梁〕劉勰著

詹鍔 護證



国防大学 2 060 7373 7

〔南朝梁〕劉勰著  
詹鍇 義證

文心雕龍



卷

0259/0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本書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提名獎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文心雕龍義證  
(全三冊)

[南朝梁]劉勰 著  
詹 鍔 義 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與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2.75 插頁 15 字數 1,344,000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1,301—1,800

ISBN 7-5325-0327-5

I·155 定價(精裝): 59.5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序例

我於四十年代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爲諸生授《文心雕龍》，深感作者劉勰熟讀羣經，博覽子史，於齊梁以前文集無不洞曉，而又深通內典，思想綿密。原書大量運用形象語言，說明極其複雜的抽象問題，許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非反復鑽研難以探其奧義。至於其中所闡述的理論，就更加難以明其究竟。建國以來，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及文藝理論，對於《文心雕龍》始有更進一步的理  
解。近二十多年來，又曾先後爲中文系教師和研究生講授《文心雕龍》，對原書的理解逐步深入，因而有寫《文心雕龍義證》之意。

通過幾十年的摸索，我感到《文心雕龍》主要是一部講寫作的書，《序志》篇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過去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論文章作法的書，也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講修辭學的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部書的特點是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講文章作法和修辭學，而作者的文藝理論又是從各體文章的寫作和對各體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評論當中總結出來的。劉勰的批評標準是經書，他認爲經書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寫作的楷模，所以他主張宗經。他提出要向聖人學習，《徵聖》篇明確地說：「是以論文必徵於聖，徵聖必宗於經。」全書開宗明義在《原道》篇裏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這個「文」，主要是指經書的文辭。《正緯》篇則是根據經書來

檢驗緯書，發現緯書有四個方面的僞託，而加以批判糾正的。至於《辨騷》，也是以經書爲準繩，來辨別《楚辭》與《風》《雅》的四同四異，發現《楚辭》對《詩經》的《風》《雅》來說是有了變異的。《文心雕龍》中雖然也列了《史傳》和《諸子》兩個專篇，但在劉勰看來，史傳之文和諸子之文，是不能與經書相比的。

如果從文學樣式來說，無論經書、史書、子書，都不外乎詩文。不過劉勰並不把經書當作某一文體來看，而是尊之爲「聖文」，認爲經書是一切文體的本源。他只對經書以後的各種文體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進行評論，所以中國早期的文學評論就是詩文評。中國的目錄學，於集部中特設詩文評一類，《文心雕龍》卽是列爲詩文評類之首的。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有什麼民族特點，它首先是以詩文評爲主，其中的文這一大類並不限於文學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應用文字的。中國早期的文學理論是從詩文中總結出來的，小說戲曲比較後起。從《詩經》時代起，詩歌就是和音樂不可分割的。魏晉以來，書法、繪畫比較發達，表現在《文心雕龍》中不僅有對於音樂的評論，也把書法、繪畫等藝術理論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理論中來。《文心雕龍》研究文采的美，因而以「雕鏤龍文」爲喻，從現代的角度看起來，《文心雕龍》中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屬於美學範疇。然而以《文心雕龍》爲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畢竟不同於西方的文藝理論。西方文藝理論的鼻祖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其中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史詩和戲劇，因而一開頭就離不開人物形象。羅馬時代講究演說，西方的古典文學理論和修辭學，有一部分是從演說術中總結出來的。我們今天從美學的角度來

研究《文心雕龍》，不能不和西方的美學對照，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和名詞概念來套。我們要象清朝的漢學家研究經書那樣，對於《文心雕龍》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利用校勘學、訓詁學的方法，弄清它的含義；對於其中每一個典故都要弄清它的來源，弄清劉勰是怎樣運用自如的；並且根據六朝的具體環境和時代思潮，判明它應該指的是什麼。這樣對於《文心雕龍》的理解纔有比較可靠的基礎。同時，我們不僅從微觀的角度來研究，也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不能僅限於字句的理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近些年來，《文心雕龍》已成顯學，研究論文層見迭出，大量湧現，出版的注釋、翻譯、專門論著以及介紹《文心雕龍》的通俗讀物也不在少數。研究人員各抒己見，真正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有的意見分歧，已經達到了針鋒相對的程度。問題愈辯而愈明，從發展學術來說，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論著，對同一問題的解說，往往各執一辭；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劉勰身上，多空論而少實證。筆者寫這部書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龍》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處和典故，都詳細研究，以探索其中句義的來源。上自經傳子史，以至漢晉以來文論，凡是有關的，大都詳加搜考。其次是參照本書各篇，展轉互證。再其次是引用劉勰同時人的見解，以比較論點的異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後文評詩話，以爲參證之資。對於近人和當代學者的解釋，也擇善而從，間有駁正。從已經發表的各家注解和譯文來看，對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文心雕龍》現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錯簡很多，不宜作為底本。原著經過明人校訂，到清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簡稱「黃注」）出，會粹各家校語和注釋，成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簡稱「范注」）就是以黃注本為底本，而又附錄了鈴木虎雄、趙萬里、孫蜀丞諸家校語的。抗日戰爭發生後，楊明照在郭紹虞、張孟劬指導下，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寫出畢業論文《文心雕龍研究》，一九五八年刪訂出版，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在這部書稿的基礎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擴大，寫成《文心雕龍新書》，一九八〇年修訂出版，改名《文心雕龍校證》（簡稱「校證」）。楊明照又增訂了原書，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簡稱「校注」），於一九八二年出版。楊王二家所校各本，筆者大都進行覆核，寫成《文心雕龍板本敍錄》，列於本書卷首。本書原文即以《校證》為底本。於覆校有異文時，特為標出，間或校改其明顯訛字。《校證》、《校注》二書所列各本校語，用詞不盡一致，例如《校注》所稱弘治本，《校證》稱為馮本，因其與馮舒校本（亦稱「馮校」）易於混淆，還是稱弘治本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與第六次校定本之異，《校證》分別稱為「梅本」與「梅六次本」，《校注》則稱為「萬曆梅本」和「天啓梅本」，其實是一樣的。《文心雕龍訓故》、《校證》稱為王惟儉本，《校注》則稱為「訓故本」，也是一樣的。在此特加說明，以資識別。《校證》、《校注》所作校語，本書並未全部羅列，惟在《校證》對黃注本進行校改的地方，則一一引錄。楊王二家間有失校處，則予以補充。二家校語與原本不符時，也予指正。對范、楊、王以及各家校語有不同意見時，則作出自己的判斷，但有時也兩存其說。校語往往牽涉文義，單獨標出，易與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義證之中。



不別出校記。

本書帶有會注性質。文心雕龍最早的宋辛處信注已經失傳。王應麟《玉海》、《困學紀聞》中所引文心雕龍原文附有注解。雖然這些注解非常簡略，本書也予以引錄，以徵見宋人舊注的面貌。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大多采錄明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簡稱「梅注」）、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簡稱「訓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較難得，王惟儉《訓故》尤為罕見。茲為保存舊注，凡是梅本和訓故徵引無誤的注解，大都照錄明人舊注，只有黃本新加的注纔稱「黃注」。無論梅注、訓故和黃注，原來大都不注篇目，則一一標明篇名或卷數，以便檢索。

辛亥革命以來，在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始於劉師培，黃侃繼之。劉師培未發講義，當年羅常培先生曾用速記法作了記錄，整理出來，發表的只有兩篇，取名《左盦文論》，見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編的《國文月刊》。黃侃在講授過程中寫了文心雕龍札記（簡稱《札記》），雖然沒有編完，但是極見工力，本書多加采錄。范文瀾從黃侃受業，先編成文心雕龍講疏，後改寫為文心雕龍注，成爲在注釋方面貢獻最大的一部。五十多年來，《文心雕龍》研究者大都以這部書爲依據，來進行探索。范注徵引雖博，但有時釋事而忘義。范注引書雖注篇名，而引文與原書每有出入。本書對這些引文都一一核對，引文有誤處按原著校改，刪節而未加刪節號處則仍其舊。范注引錄的古代作品達四百多篇，占了全書很大一部分。這些作品如屈原《離騷》、陸機《文賦》之類，篇幅既長，全文引錄也不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資料也不難得，以故本書大都刪削，只徵引其中和劉總論點可以互相印證的段落。

爲了徵實劉勰對某一作家作品的評論，本書有時采錄他人的評語作爲參證。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簡稱《校釋》），因所據板本較少，校勘方面無多創獲，但在釋義方面每有卓見。本書也時有引錄。

本書取材較廣，對於近代各種資料，無論聽課筆記，殘篇斷簡，已刊未刊，筆者本着片善不遺的精神，多有採擷。對於當代各家注釋、譯文和專著、論文，筆者也廣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灣近三十年來，研究《文心雕龍》成果顯著，因此類書籍在大陸不經見，故多有引錄。香港所出《文心雕龍》研究著作爲數不多，但有的甚見功力，故亦有所摘錄。施友忠英文譯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詳加參照，但徵引不多。日本學者的譯著和論文，所引僅以用漢文寫成或有漢語譯文者爲限。

當代著述，筆者認爲可資發明《文心》含義者，多逕錄原文，注明出處。各家所引古書資料，本書注明轉引。有時筆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發表，也說明已見某書，以免「乾沒」之嫌。各家注釋雷同之處甚多，引證則取其最先發表者。兩人合著之書，其中某些注解顯出一人之手，則予標出。如本書所引「牟注」，均見陸侃如牟世金合編《文心雕龍譯注》。所以這樣標，是因爲這些條注解出現在陸先生故後。但是台灣著作，如李曰剛《文心雕龍斟詮》與其弟子黃春貴《文心雕龍之創作論》及沈謙《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亦多有雷同處，則不知這些地方是誰最先提出的見解。

對於那些原文不易理解，注釋非常分歧的地方，筆者認爲兩可的，則儘量並存，提供讀者參考。但多數則擇善而從，間書己見。再就是本書引錄的當代著作，不一定筆都贊賞，更不一定贊成其

作者之爲人。本書重在注釋和解說的準確性，本着不以人廢言的精神，偶見確解，雖一鱗半爪，摘錄不遺。台灣學者的著作，在字句解釋上有些可取處，但由於保守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加上有人不敢踰黃侃《札記》雷池一步，對《文心雕龍》整體的理解是缺少發展眼光的。

本書徵引資料紛繁，注解部分如置于篇末或每段之後，因條數較多，來回翻檢，閱讀不便。故于每段中又分成若干小節，使原文與注解保持在同一或相鄰的頁面上，以省翻檢之勞。又爲加深讀者對原文的總的理解，各篇都標明段落大意。對各篇篇目也作了題解。

全書以論證原著本義爲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質，意在兼採衆家之長，而不是突出個人的一得之見，使讀者手此一編，可以看出歷代對《文心雕龍》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當代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有哪些創獲。至于筆者解說《文心雕龍》的態度，則是大體依照劉勰寫這部書的宗旨：「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脛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序志》篇）筆者覺得這樣纔能給一般研究工作提供一個謹嚴的讀本，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書編寫的總原則是「無徵不信」。筆者希望能比較實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龍》原書的本來面目，發現其中有哪些理論是古今中外很少觸及的東西；例如劉勰的風格學，就是具有民族特點的文藝理論，對於促進文學創作的百花齊放，克服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會起一定的作用。這樣來研究《文心雕龍》，可以幫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以指導今日的寫作和文學創作，並

文心雕龍義證

作為當代文學評論的借鑒。

凡

詹鍈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天津

## 《文心雕龍》板本敘錄

《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具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可是由于古本失傳，需要我們對現存的各種版本進行細緻的校勘和研究，糾正其中的許多錯簡，才能使我們對《文心雕龍》中講的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現在就把多年來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濟南所見到的各種版本和抄校本加以介紹，希望能引起《文心雕龍》研究者的注意。

《宋史·藝文志》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這部書久已亡佚，明清兩代文獻中，都沒有徵引過。今存各種板本中，元刻本是最早的了。

一、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刊本《文心雕龍》十卷。

結一廬藏書，今藏上海圖書館，二冊。

卷首爲錢惟善《文心雕龍序》，序題下方有「安樂堂藏書記」印和「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從這兩顆印章說明這個本子在清代曾經怡親王收藏。根據《藏書紀事詩》卷四第一百九十三頁，「安樂堂印」、「明善堂印」都是怡親王藏書的印記。

錢序中說：

嘉興郡守（郡守二字原文模糊不清，茲據明徐燭校本補）劉侯貞家多藏書，其書皆先御史節齋先生手錄。侯

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敘其首。……余嘗職教于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辭。……侯可謂能世其家學者，故樂爲之序。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可見這個本子是乙未年嘉興知府劉貞刻的。序文下注「霽川楊清之刊」。

其次爲「文心雕龍目錄」，下有「徐乃昌讀」印。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綬彥和述

綾口本。板心有有的注「謝茂刊」，有的注「楊清刊」。

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十載《文心雕龍》跋語說：

頃郡中張青芝家書籍散出，中有青芝臨（何）義門先生校本，首載錢（惟善）序一篇，亦屬鈔補，爰錄諸卷端素紙，行款用墨筆識之。噫！阮華山之宋本不可見，即元刊亦無從問津，徒賴此校本留傳，言人人殊。……聊著於此，以見古刻無傳，臨校全不足信有如此者。甲子（一八〇四）十一月六日，蕘翁記。

的確臨校本是不能全信的，即如北京圖書館藏傳校本《文心雕龍》（底本是廣東朱墨套印紀評本）注明：「元至正嘉興郡學刊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而我經眼的元至正嘉興刊本却是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

《蕘圃藏書題識》卷十又載：「戊辰（一八〇八）三月，得元刻本校正，並記行款。」

傅增湘《徐興公校〈文心雕龍〉跋》中說：

《文心雕龍》一書，……傳世乃少善本，阮華山之宋槧，自錢功甫一見後，踪跡遂隱。即黃蕘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嘉興）本，後此亦不知何往。……辛巳（一九四一）五月十九日藏園識。

以傅增湘這樣的藏書家和校勘學家，都不知道元至正刻本《文心雕龍》的下落。現在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可能和黃丕烈的藏本不是一個來源。總之，這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

這個本子的《隱秀》篇，自「而瀾表方圓」句後有缺文，下接「朔風動秋草」，中間脫四百字。元刻本每半葉二百字，看來是整缺一板。又《序志》篇有「夜夢身漆之禮器」的「夢」字以下有缺文，下接「觀瀾而索源」，中間脫三百二十二字。

這個本子是許多明刻本的祖本。范文瀾《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中都說沒有見過這一刻本，可見元刻本有兩處大的脫漏，其它錯簡的地方也很多。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今存最早的刻本而自滿。這是我們必須細心校勘的。

二、明弘治十七年馮允中刻活字本《文心雕龍》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分訂四冊。卷首有《重刊文心雕龍序》。序中說：

余素粗知嗜文，每覽是書，輒愛玩不忍釋。然惜其摹印脫略，讀則有歎。茲奉命至江南，巡歷之暇，偶聞都進士玄敬，家藏善本，用假是正，既慰夙願矣。……惟是石渠具草之用，卓囊封事之作，以迪後彥而備時需者，不



可一日缺。則是編能無益乎！此予捐屢而行之者，蓋有以也。……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四月上澣日，文林郎監察御史郝陽馮允中書於姑蘇行臺之涵清亭。

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總

《隱秀》篇和《序志》篇缺文和元至正刻本同。卷第十末刻「吳人楊鳳縉寫」。最後有都穆跋。跋語說：

梁劉勰《文心雕龍》十卷，元至正間嘗刻於嘉興郡學，歷歲既久，板亦漫滅。弘治甲子，監察御史郝陽馮公出按吳中，謂其有益於文章家，而世不多見，爲重刻以傳。……吳人都穆識。

《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十一元版集部：

《文心雕龍》一函八冊，書末刻吳人楊鳳縉寫。元趙孟頫、虞集，明徐有貞、吳寬，本朝耿藩遞藏，餘無考。

後面抄錄了大量的藏書印。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人刻書載寫書生姓名」條說：「《天祿琳瑯》後編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誤作元版）《文心雕龍》十卷，末刻吳人楊鳳縉寫。」一九三四年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善本書目》也把《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十一的元版《文心雕龍》一函八冊改列爲明刻本。這個本子的卷末正是刻了「吳人楊鳳縉寫」，可見清故宮所收的和這是一個板刻。《天祿琳瑯書目》所載的那些「虞集家藏」等等藏書印，都是後人偽造的。這個本子則只有今人周叔弢的「曾在周叔弢處」方印一塊，就不知道是怎樣流傳來的了。

三、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汪一元私淑軒刻本《文心雕龍》十卷。

北京大學藏。北京圖書館藏一本有清褚德儀校。卷首有方元禎序，據此知道這個本子是汪一元嘉靖庚子刻於新安的。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劉 總撰 明歙汪一元校

按此本從弘治本出，而略有增改。《隱秀》篇、《序志》篇缺文與元至正本同。

四、徐勣校汪一元私淑軒刻本。

北京大學藏，分訂三冊。卷前有加頁一紙，抄《福州府志》，記徐勣、徐延壽、徐鍾震三代履歷：

徐勣，字惟起，閩縣人，博學工文，與兄勳齊名。善草隸書，詩歌婉麗。萬曆間，與曹學佺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與公詩派。性嗜古，聚書萬卷，居鰲峰麓，環堵蕭然，而牙簽四圍，縹緗之富，卿侯不能敵也。其考據精核。自樂府歌行及近體無所不備。著有《徐氏筆精》、《榕陰新檢》、《紅雨樓集》、《鰲峰集》。子延壽，字存永，詞賦激昂，有《尺木堂稿》。孫鍾震，字器之，有《雪樵集》。

卷首載徐勣崇禎己卯（一六三九）題記說：

此本吾辛丑（一六〇一）年校讎極詳，梅子庾刻於金陵，列吾姓名於前，不忘所自也。後吾得金陵善本，遂舍此少觀。前序八篇，半出吾抄錄，半乃汝父（指延壽）手書，又金陵刻之未收者……崇禎己卯中秋書付鍾震。眉上小字是吾所書，間有謝伯元注者，伯元看書甚細耳。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以下抄錄梁書·劉勰傳，下注「南史有傳稍略」。然後是手抄的各種板本的序七篇：

(一) 元錢惟善至正本文心雕龍序。

(二) 余誨本序。

(三) 嘉靖乙巳（一五四五）葉聯芳書樂應奎本序，據此可知樂應奎本刻於嘉靖二十四年。這個本子未見。

(四) 樂應奎序。

(五) 青社誠軒載璽信父撰文心雕龍序，下署「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歲次丙寅上元」。這個嘉靖丙寅

朱載堉刻本也未見。

(六) 弘治本馮允中序。

(七) 建安西橋程寬撰刻文心雕龍序，內稱「嘉靖辛丑（一五四一）建陽張子安明將重鈔於閩」，可是張安明

這個福建刻本未見流傳。

以下才是這個刻本的方元禎序。

正文有黃筆、藍筆、硃筆、白筆圈點（依楊慎本）和硃筆、藍筆、墨筆校語。隱秀篇抄補了四百多字，徐勣在篇末的跋語說：

隱秀一篇，諸本俱脫，無從覓補。萬曆戊午（一六一八）之冬，客游豫章，王孫朱孝穆得故家舊本，因錄之，

亦一快心也。

序志篇脫漏的三百多字，是徐氏取廣文選本訂補的。

### 書末又手抄八份材料：

- (一) 楊慎致禹山公（張含）書。
- (二) 徐燏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跋語一條。
- (三) 徐燏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跋語說：「偶得升庵校本，初謂極精。……越七年，……又校出脫誤若干，合升庵、伯元之校，尤為嚴密。」

(四) 附錄曹學佺書，下款為「戊申（一六〇八）八月朔日弟倜頓首」。

(五) 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評《文心雕龍》語一條，下注「見《文獻通考》」。後有一行云：「庚戌（一六一〇）穀日又取鬱儀王孫本校一過。」

(六) 徐燏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跋語一條。

(七) 錄伍讓《文心雕龍序》，這就是徐燏《崇禎跋語》中所說的「前序八篇」之一。序文中說伍讓和貴陽太守謝文炳曾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刻《文心雕龍》於貴陽郡庠，可是未見傳本。

(八) 徐燏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跋語說：「第四十《隱秀》一篇，原脫一板。予以萬曆戊午（一六一八）之冬，客游南昌，王孫孝穆（即朱謀埠）云：『曾見宋本，業已抄補。』予從孝穆錄之。予家有元本，亦系脫漏，則此篇文字既絕而復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因而告諸同志，傳鈔以成完書。」

從徐燏父子所抄錄的許多篇序跋來看，他收羅了元明兩朝各種板刻的《文心雕龍》，他用來校勘的許多板本，有的已經失傳，只是仰賴徐燏抄補的序跋，我們才知道有這些板本。徐燏的校補是在他以前刊行的各種板本的匯校。傅增湘《徐興公校《文心雕龍》跋》，見《國民雜誌》一九四一年第十

期。傅氏還有一九四一年臨徐勳校文心雕龍二冊，現藏北京圖書館。他所用的底本是余誨刊本。  
五、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余誨刻本。

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均有藏本。卷首有文心雕龍序，序中說：「苦印傳之不廣，……遂校梓布焉。」末署「時嘉靖癸卯（一五四三）仲春朔日古歛余誨序」。

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劉 總撰

這個本子的隱秀篇有缺文，序志篇的缺文就已經補進去了。

#### 六、張之象本。

北京大學藏。卷首有序文說：

《文心雕龍》十卷四十九篇，合篇終《序志》一篇爲五十篇。……獨是書世乏善本，譌舛特甚，好古者病之。比容梁溪，見友人秦中翰汝立藏本頗佳，請歸研討，始明徹可誦。……予遂梓之。……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歲次己卯春三月朔旦，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下列：

訂正文心雕龍名氏

張之象字玄超 秦 柱字汝立

校閱文心雕龍名氏

陸瑞家字信卿

程一枝字巢父

諸純臣字民極

陸光宅字興中

張雲門字九韶

董開大字元功

楊繼美字彥孫

蔡懋孝字仲遠

沈荆石字侯璧

錢日省字三孺

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九字。每卷末列有校者姓名，和卷首一致。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的「嘉靖本」，少了張之象序和卷首的訂正校閱名氏，實際上是張之象本。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 總撰

這個本子的《隱秀》篇和《序志》篇都不全。

七、胡維新《兩京遺編》本《文心雕龍》。

北京大學藏本，有失名硃、黃、墨三色校語和批詞。根據胡維新、原一魁作的序，知道《兩京遺編》刻於萬曆十年（一五八二）。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 總彥和著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的就是這個本子。

八、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文心雕龍》。

這部叢書刻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卷首有余誨序。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一

梁東莞劉 總著 張遂辰閱

九、梅慶生音注本。

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刻於南昌。卷首有顧起元序，許延祖楷書。顧序說：

升庵先生酷嗜其（指《文心雕龍》）文，咀啜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標舉勝義，讀者快焉。顧世復文渝，駁蝕相禪，間據臆定，猶俟剜除。豫章梅子庾氏既擢東莞之華，復賞博南之鑿，手自校讎，博稽精考，補遺刊衍，汰彼滯訛。凡升庵先生所題識者，載之行間，以核詞致。至篇中曠引之事，畢用疏明；旁採之文，咸爲昭晰。……萬曆己酉（一六〇九）嘉平月江寧顧起元序撰於懶真草堂。

下列「校刻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音注凡例」、都穆跋、朱謀埠跋、楊升庵先生與張禹山公書，後有梅氏對張含的介紹，注明「己酉孟冬，梅慶生識」。還列有《文心雕龍》讎校姓氏和音注校讎姓氏，《梁書》劉舍人本傳。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音校用雙行小字刻在正文下面，注附在每篇之末。其款式爲

梁通事舍人劉 總著

明豫 章梅慶生音注

十、《文心雕龍訓故》十卷。

王惟儉撰，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自刻本。

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

是書首列《合刻訓注文心雕龍》《史通》序。序中說：

二劉訓故者，梁劉彥和、唐劉子玄所著書，而損仲王君爲之訓也。……損仲慕古好奇，於學無所不窺，讀是二書，有味乎其言，翻閱羣籍，注爲訓箋。參互諸刻，正其差謬。疑則乙其處，以俟考訂。泱歲而書成，刻以傳焉。……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四月之吉，祥符張同德昭甫氏題。

其次是《文心雕龍訓故序》，草書。序中說《文心雕龍》

惟是引證之奇，等絳老之甲子；兼之字畫之誤，甚晉史之己亥。爰因誦校，頗事箋釋。庶暢厥旨，用啓童蒙。……萬曆己酉（一六〇九）夏日王惟儉序。

可見王惟儉的《訓故》和梅慶生的《音注》是同年寫成的。

下面是《南史·劉勰傳》和凡例。凡例說：

一、是書之注，第討求故實，即有奧語偉字，如鳥迹魚網之隱，玄駒丹鳥之奇，既讀是書，未應河漢。姑不置論。

一、故實雖煩，以至舜禹周孔之聖，游夏僑盼之賢，世所共曉，無勞訓什。

一、古稱善注，六經之外，無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然裴注發遺事於本史之外，劉注廣異聞於原說之餘，故理欲該贍，詞競煩縟。若此書世更九代，詞人罔遺。而人詳其事，事詳其篇，則殺青難竟，摘鉛益勞。故人止字里之概，文止篇什之要，勢難備也。

一、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見，或一事而累出，止於首見注之。其或人雖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為訓什。

一、此書卷分上下，篇什相等。而上卷訓釋，視下倍之。以上卷評諸文之體，事溢於詞；下卷詳撰述之規，詞溢於事。故訓有繁簡，非意有初終也。

一、訓釋總居每篇之末，則原文便於讀誦。至於直載引證之書，而不復更題原文者，省詞也。

一、是書凡借數本，凡校九百一字，標疑七十四處，其標疑者，即墨口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

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為

文心雕龍卷之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每篇末注校若干字。《隱秀》篇有缺文。每卷末注寫刻人姓名。最後有跋語說：

瀨本載楊升庵先生簡禹山云……林宗載有此條，乃從南中一士大夫藏本錄之者。然林宗本亦多誤，政不知楊公原本今定落何處耳。

這裏提到的有瀨本、林宗本和楊慎的原本。這些本子究竟怎樣面目，不得而知。

《文心雕龍訓故》世間流傳很少，清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的注解部分，有很多是從這裏抄去的。黃叔琳的序中只提到是在梅慶生音注本的基礎上加工的，而沒有提《文心雕龍訓故》，只在原校姓氏表上最後加了王惟儉的姓名。其實所謂「黃叔琳注」，有多少是黃氏或其門客注的呢？十一、凌雲五色套印本《劉子文心雕龍》。

北京圖書館藏，二卷五冊，明閔繩初刻。卷首有曹學佺序。序中說：

《雕龍》苦無善本，漶漫不可讀，相傳有楊用修批點者，然義隱未標，字譌猶故。予友梅子庾從事於斯，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差可讀矣。予以公暇，取青州本對校之，間一籤其大指，是亦以易見意，而少補茲刻之易見事易誦者也。江州與子庾將別書。萬曆壬子（一六一二）仲春友人曹學佺撰。

青州本，未見。

次為楊升庵先生與張禹山書，吳興閔繩初《刻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引》，草書。再次為吳興凌雲（宣之）凡例，行書。其中第三條說：

元本字句多脫誤，惟梅子庾本考訂甚備，因全依之，且注元脫、元誤並元改補人於上，庶使閱者知之。

### 第六條說：

各注元居各篇後，今並於各卷後，以便稽考。人名及鳥獸等名，元注本文下，今以硃載於旁，庶文易明，而不至本文間斷。

以下為劉舍人本傳和《文心雕龍》校讎姓氏，其中首列

批評 楊 慎字用修

參評 曹學佺字能始

音注 梅慶生字子庾

校正 朱謀埠（以下除最後增一胡孝贖外，與梅慶生音注本同。）

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其款式爲

劉子文心雕龍

第一冊 卷上之上 收正文十三篇

第二冊 卷上之下 第十四篇至第二十五篇

第三冊 卷下之上 第二十六篇至第三十八篇

第四冊 卷下之下 第三十九篇至第五十篇（隱秀篇有缺文）

第五冊 全部是注解

十二、天啓二年（一六二二）梅慶生重修音注本。

這個本子有兩種：一爲金陵聚錦堂本，一爲古吳陳長卿本。卷首有天啓壬戌宋穀重寫隸書顧起元《文心雕龍批評音注序》。卷一前葉板心下欄前後有「天啓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板」等字樣。這兩種板刻流傳較廣，許多是後來用舊板印刷的，大都缺《定勢》篇，《隱秀》篇也有缺文。其它都和萬曆原刻一樣。

十三、天啓二年（一六二二）曹批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

天津市圖書館藏。這個本子首列曹學佺《文心雕龍序》，行書，末署「萬曆壬子（一六一二）仲春友人曹學佺撰，天啓壬戌（一六二二）孟冬洪寬書」。以下爲《文心雕龍批評音注序》。款式和板心刻字以及其它方面，跟金陵聚錦堂刻、古吳陳長卿刻天啓二年梅注重修本是一樣的，只是卷首多一篇曹學佺序，而缺都穆舊跋和《梁書》劉舍人本傳。正文第一頁有「潘叔潤圖書記」、「子如」印，卷末有「古吳潘介社叔潤氏收藏印記」篆刻。這個本子紙墨都是上選，字迹非常清晰，金陵聚錦堂本和古吳陳長卿本的漫漶處，這個本子也都認得出字來，可見是原印本。這個本子的板式大小、刊刻字體，甚至於斷板處，都和金陵聚錦堂、古吳陳長卿本一樣，可以看出這三個本子是用一個底板印的。只是這個本子有幾塊板子是抽換過的，凡是抽換的板子，不僅字句有改動，板式大小也不一樣。

這個本子和金陵聚錦堂本、古吳陳長卿本不同的地方還有幾點：

- （一）這個本子每篇都加印了曹學佺的眉批。
- （二）這個本子有《定勢》篇，許多聚錦堂本和陳長卿本《文心雕龍》都缺《定勢》篇。
- （三）這個本子補刻了《隱秀》篇缺文兩板。其他梅刻本在《隱秀》篇後有跋語三條：

朱鬱儀云：《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可復考。

謝耳伯云：內「涼颯動秋草」上或「怨曲也」句下，必脫數行，前云「隱之爲體」，此當論秀之爲用。

李孔章云：「涼颯」「怨曲」上下，信有脫文，但後篇俱發秀義，恐非脫秀之爲用。

這個本子則把這三條跋語刪去，而另刻跋語一條如下：

朱鬱儀曰：《隱秀》中脫數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既以注而梓之。萬曆乙卯（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夏海虞許子洽於錢功甫萬卷樓檢得宋刻，適存此篇，喜而錄之，來過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寫寄子庾補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奧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別本可續補者。

其他梅刻本正文之前還有朱鬱儀的《文心雕龍跋》一篇，其中說到「如《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復可補」。末署「萬曆癸巳（一五九三）六月日，南州朱謀煒跋」。這個本子因已補入《隱秀》篇缺文兩板，這篇跋語也就刪去了。

用曹批梅六次本和聚錦堂本、陳長卿本對勘，發現有些墨釘和換字的地方都很精細，例如《明詩》篇「昔葛天氏樂辭云」，曹批梅六次本挖去「云」字，空一格，與敦煌唐寫本合；「玄鳥在曲」的「在」字改作「有」字，「六義環深」的「環」字改作「環」字，「清曲可味」的「曲」字改作「典」字，與唐寫本和《太平御覽》都合。可見這次的校定是很細心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增補的《隱秀》下半篇兩板，字的刻法和原板有區別。其中「凡」字、「盈」字、「綠」字、「煒」字都和其它各篇這些字的筆畫不同。特別的是「恒溺思於佳麗之鄉」的「恒」字缺筆作「恒」。胡克家仿宋刻《文選》，「恒」字就缺筆作「恒」，「盈」字也不同。這可見抄補《隱秀》篇時，照宋本原樣模寫，而梅慶生補刻這兩板時，也照着宋本的原樣補刻。明朝中晚年還沒有根據缺筆鑒定板本的風氣，假如明人作偽，怎麼會偽造得那麼周到，



和上下文都吻合呢？我們不能輕信紀昀、黃侃指控隱秀篇補文爲偽造的一些說法。

十四、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謝恒抄、馮舒校本。

鐵琴銅劍樓藏，今藏北京圖書館。

卷首目錄，次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其款式爲

文心雕龍卷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 總彥和述

《序志》篇末跋云：「崇禎壬申（一六三二）仲冬覆閱。默菴老人記。」下有「上邨馮氏藏書」篆文印。末有朱謀埠跋，和聚錦堂本所載的一樣。又有錢功甫跋。跋語說：

按此書至正乙未刻於嘉禾，弘治甲子刻於吳門，嘉靖庚子刻於新安（按即汪一元本），癸卯又刻於建安（按即余誨本），萬曆己酉刻於南昌（按即梅慶生初刻本）。至隱秀一篇，均元闕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鈔補，始爲完書。甲寅（一六一四）七月二十四日書於南宮坊之新居。

以下爲馮舒硃筆跋語：

功甫，諱允洽，郡人也。厥考諱穀，藏書至多。功甫卒，其書遂散爲雲烟矣。余所得昆陵集、陽春錄、簡齋詞、嘯堂集古，皆其物也。歲丁卯（一六二七），予從牧齋（錢謙益）借得此本，因乞友人謝行甫（恒）錄之。錄畢，閱完，因識此。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於世，聊自錄之。八月十六日，辱守居士記。

南都有謝耳伯校本，則又從牧齋所得本，而附以諸家之是正者也。雖對頗勞，鑿裁殊乏。惟云朱改，則必鑿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鑿可據。今亦列之上方。聞耳伯借之牧齋，時牧齋雖以錢本與之，而秘隱秀一篇，故別篇頗同此本，而第八卷獨缺。今而後始無憾矣。（馮舒之印）

丁卯中秋日開始，十八日始終卷。此本一依功甫原本，不改一字，即有確然知其誤者，亦列之卷端，不敢自矜一隙，短損前賢也。屏守居士識。（上黨馮舒印）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借得錢牧齋趙氏抄本（太平御覽），又校得數百字。

黃丕烈云：

馮己蒼（舒）手校本，藏同郡周香巖家。歲戊辰春，余校元刻畢，借此覆之。馮本謂出於錢牧齋，牧齋出於功甫，則其鈔必有自來矣。惜朱校紛如，即功甫面目已不能見。況功甫雖照宋槧增隱秀一篇，而通篇與宋槧是一是二，更難分別。古書不得原本，最未可信。雕龍其坐此累歟！（見文心雕龍校注引黃丕烈、顧千里合校本）

這個鈔校本曾經錢遵王、季振宜收藏，何焯的所謂校宋本文心雕龍，就是校的這個本子，而黃叔琳輯注本則是從何焯校本翻刻的。上引錢功甫、馮舒跋語，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都曾展轉傳錄。錢功甫校宋本在錢牧齋後即已失傳。這個本子就是以錢功甫本為底本的唯一鈔校本了。

十五、沈巖臨何焯批校本文心雕龍。

南京圖書館藏，三冊。有「馬曰璐印」。這個本子首先抄錢允洽（功甫）跋和沈巖臨何焯跋。錢

跋已見馮舒校本。何跋說：

康熙甲申（一七〇四）余弟心友得錢丈蓮王家所藏馮已蒼手校本，功甫此跋，已蒼手抄於後。乙酉（一七〇五）攜至京師，余因補錄之。已蒼以天啓丁卯從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謝行甫錄之，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於世，聊自錄之。則兩公之用心頗近於隘，後之君子不可不以為戒。若余兄弟者，蓋惟恐此篇傳之不廣或被湮沒也。乙酉除夕呵凍記。

這個本子的底本是曹批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與天津市圖書館藏本同。卷首比天津市圖書館藏本又多了兩篇跋語。一篇是《刻批點文心雕龍跋》，行書。跋語說：

始徐與公得是批點本示予，予因取他刻數種復正之。比至豫章，以示朱鬱儀氏、李孔章氏，彼各有所正，而鬱儀者加詳矣。然訛缺尙亦有之。今歲焦太史讀予是本以為善也，當梓，而會梅子庾氏慨文章之道日猥，蓋以是書為程為則，乃肆為訂補音注，使彥和之書頓成嘉本。……子庾別有《水經注箋》，將次第梓焉。始識之於此。時萬曆三十有七年，綏安謝兆申撰。

下有小字：

此謝耳伯己酉年初刻是書時作也。未嘗出以示予，其研討之功實十倍予。距今一十四載，予復改補七百餘字，乃無日不思我耳伯。……因手書付梓，用以少慰云。天啓二年壬戌仲冬至日麻原梅慶生識。

從這兩段跋語中，可以看出萬曆三十七年梅慶生音注本是謝兆申刻的。梅氏天啓二年改補的七百餘字，可能包括《隱秀》篇補文在內。